

黎明前的河边

峻 青 著



黎明的河边

峻 青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十三个短篇小說，都是描寫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高尚的道德品質的。第一輯里的六篇，反映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英雄人物的面貌。“老水牛爺爺”是描寫濰河岸上的一个老游击隊的英雄，在防汛最危急的时刻，毅然地跳下河去，用自己底生命换得了大家的安全的故事。“东去列車”通过一个爱情的故事，歌頌了平凡的劳动和热爱自己的事業的正直善良的播音員和列車員小刘；同时，也抨击了有着嚴重个人主义的列車長周一杰的可耻行为。“濰河上的春天”是描寫一个从战争中成長起來的女孩子的大义滅親的故事。“老交通”刻划了一个站在自己的邮政工作崗位上忠心耿耿地为党辛勤工作的老布尔什維克的光輝形象。第二輯里的七篇，是描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故事。“黎明的河边”是寫武工隊里的一个通訊員，为着护送两个重要干部通过敌占区，奋不顾身地阻击敌人并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烽火山上的故事”是寫敌人后方的一个老大娘如何以自己底生命掩护了一个負伤的我军指導員的故事。“黨員登記表”寫黃淑英母女二人，为保存一張全区的黨員登記表和敌人進行英勇斗争的事迹。“馬石山上”是寫八路軍一个班的战士在反“扫蕩”中，为掩护群众突圍全体壯烈牺牲的故事。“水落石出”通过一件离奇曲折的人命案件，反映新恢复区里的人民向地主惡霸以及潜伏的特务作斗争的情形。

黎 明 的 河 边

峻 青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東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758

开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9 1/4 插頁 4 字數 219,000

1956年8月第1版

195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數 2,001—5,000 精裝本定價(6) 1.40元

目 次

第 一 輯

老水牛爺爺.....	2
東去列車.....	24
灘河上的春天.....	49
老交通.....	63
主人.....	81
看喜.....	105

第 二 輯

黎明的河邊.....	114
烽火山上的故事.....	145
黨員登記表.....	166
馬石山上.....	182
變天.....	218
血衣.....	235
水落石出.....	249
后 記.....	289

第一輯

老水牛爺爺

从河里回來，已經大半夜了。

我躺在床上，翻來復去的总是睡不着：也許是老韋兆講的那個老水牛爺爺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我，也許是舊地重游特別引起我興奮的感情，我底心在強烈地激動着。

我爬起身來，重又走上大街。在街頭上閑談的人們，都早已回家去了，大街上空蕩蕩地，連那最熱鬧的關帝廟前的空地上，也不見一個人影。

月亮高高地懸挂在深藍色的夜空上，向大地散射着銀色的光華。大街兩旁那一排高大的白楊樹，也向人家的屋頂上院子里投下了朦朧的蔭影。珍珠似的露珠，从白楊的肥大而嫩綠的葉子上，从爬在老槐樹上重重地下垂着的淡紫色的藤蘿花穗上，悄悄地降落下來。大街上，飄蕩着濃郁的花香。……

溫馨而美麗的四月的夜，分外幽靜、迷人。

隅庄，在這溫馨的春夜里靜靜地酣睡着。它睡得是那樣的幸福、安寧。在那些黑洞洞的散發着睡眠的氣味的屋子里，不時地傳出了年青姑娘們底幸福的夢囈聲，甜蜜的躺在母親懷里的孩子們底鼾睡聲。……

我踏着幽冷的月光，穿過大街，向着密密層層的圍繞着村莊的果林里走去。林子里很靜，杜鵑鳥在果林的深處不住氣的啼叫。果樹的嫩葉，在四月的微風中絮語。蝙蝠，擺動着它那半透明的黑紗

似的翅膀，在樹枝的空罅間沙沙地飛翔。……

這一片方圓十多里的有名的隅庄果林，蒼郁蔥蘢，活象一片綠色的大海；清晨和黃昏，果樹的梢頭，總是浮動着一層白蒙蒙的煙霧，活象籠罩在海面上的霧氣。七年以前，當蔣介石匪軍侵陷了昌濰平原的時候，我們的武工隊就經常地在這片大海似的果林中出沒，打擊還鄉團匪徒，而敵人也曾在這裡襲擊過我們。那時候，果林里時常震響着槍聲，樹底下的沙地上，時常散落着許多被炮火打斷的樹枝和果子。隅庄，沒有一個夜晚能睡得象今夜這樣的幸福、安寧；果林，也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的繁茂、幽靜。

象回到了我底海濱上的故鄉一樣，在闊別了七年之久的隅庄，一個人，一棵樹，都能引起我的許多思念和感慨，都能激起我心靈上的強烈激動。我在果林里長久地躑躅着，象造訪我底久別的朋友一樣，對每一棵我所要經過的樹下，我都要輕輕地撫摩它一下，仔仔細細地打量它一番。我看見，有一棵當時曾被槍彈打穿了了的蘋果樹，現在長得又高又粗了，那茂密的枝頭上正怒放着粉紅色的花朵，散發着馥郁的花香。當時打在樹干上的彈洞，現在連個疤痕也不見了，樹身長得又直又滑，簡直和沒有受過傷一樣。青春和頑強的生命力，戰勝了創傷，度過了凜冽的寒冬，用它自己的鮮花，點綴着美好的春天。

月亮已經爬上中天了。樹林子里濃蔭重重的沙地上，投射着斑斑駁駁的月光。風來了，樹枝搖曳着，月光、樹影一齊晃動起來，婆婆娑娑地，活象微風吹動着碧綠的湖水，晃動着反映在湖面上的藍天白雲一樣。我慢騰騰地走着，望着鮮花怒放的果樹，聞着陣陣的花香，我的心里，也充滿了愉快，我和它們共同分享着春天的快樂。

~~突然~~，一棵枯死了的老樹擋住了我的去路。這樹的半腰里，有與圓圈一樣大的疤痕，樹頭已經沒有了，只有三兩根光禿禿的枝桠，孤伶伶地伸向天空。

我猛然想起來了：這是一棵梨樹，在當時，是全果林中最老最大而結果又最多的梨樹。它的枝葉扑撒着象個亭子蓋一樣，它的腰干彎曲着象個老头兒一樣，所以我們都叫它“老头樹”。那時候，我們的隊部，就經常住在這棵樹底下。有一次，敵人包圍了樹林，用猛烈的炮火向林中轟擊；我就隱蔽在這棵老头樹后，向着敵人還擊。突然，一顆炮彈飛來，在樹下爆炸了，一股黑色的煙霧，在我的腳下湧起，斷枝、碎葉、將熟的青梨，紛紛揚揚地落了我一身。我以為自己受傷了，活動了一下，竟沒有什麼痛楚。煙霧消散了，我仔細一看：只見這棵老头樹的半腰上，打了碗口大的一個洞，綠澄澄的水汁，從那被炸斷了的毛茸茸的纖維上淌了下來，亭子蓋似的樹頭沒有了，斷枝在冒着一縷縷黑煙。在當時，我沒想到它會死，而且在緊張的戰鬥中，也沒有時間去想得那麼多。可是現在，當我回想起來的時候，卻不禁感慨無限。它是死了，它用它那粗壯的軀體，保護了我的安全，也保護了生長在它周圍的許多小樹的安全。現在，被它保護下來的這些小樹，都在蓬勃地生長，有一些已經長成了大樹，開花結果了；我呢，也依然健在。可是，它卻死了！……

我的思緒奔騰着，我的感情激動着，於是，我又想起了剛才老韋兆對我講的那個老水牛爺爺的故事——

*

*

*

今天下午，我來到了隅莊。找着村支部書記老韋兆同志，想請他和我談一談村中這幾年的情況。那時他很忙，正在開會布置春耕生產工作，就約我今夜間到河上去談。因為他夜晚要到河里去下掛網，那時有空閑。

晚飯以後，老韋兆提着網，他的十歲的孫子小宝提着魚籃，我們三個人一起出了村頭，穿過了果林，向着村西面的濰河走去。

這時候，月亮剛從平原上探出頭來，河面上閃爍着一道道魚鱗似的銀光。春天的濰河，是溫柔的，嫺靜的。金色的鯉魚，不時地

躍出水面，把平靜的河水，激起一个个銀色的圓圈。銀圈在擴大着，擴大着，一直地擴展到河兩岸堤壩下面的水草里，于是，浸在水里的星星，也閃閃跳跳地晃動起來，活象無數顆金珠在一幅藍綢子上滾動着。河水輕輕地拍擊着堤岸，發出潑刺潑刺的响声。……

老韋兆把網下好以後，讓小船無拘無束地在銀鏡似的水面上輕輕地滑行着。他掏出烟袋來，蹲在船頭上，巴答巴答地吸着了烟，看了看我，說：

“老孫同志，咱庄上這幾年的變化可大哩，每一家的生活比起你在这的時候，真不知提高了多少！你还記得嗎？有一次你到我家去吃飯，盡吃了些地瓜叶子，我老婆出去借了一半糠粃粘^①給你，你還沒舍得吃，留給了我的老母親。現時，可好了，哪一家不是大囤子滿小囤子流的？不要說別的，就拿上學的孩子來說吧：你在这的時候，全庄學生总共还不到三十個人；現在，光在東廟上念的就有一百二十多個，在馬家園子中小的有十二個，在城里上中學的有八個。你瞧！比起從前來差到哪里去啦？這些我不想多說了，你不是要在这多住幾天嗎？那好，反正你自己會看得見的。我想和你談一談你認識的那些黨員同志的情況。好不好？”

“好，我也就希望知道這方面的情况。”

“先談哪一個呢？”

“隨便你。”

老韋兆歪著頭想了一想，說：

“那我就說一說老韋璞吧。唉！一看見我們現時享的福，我就想起了老韋璞同志。”

“老韋璞？”我覺得這個名字有些生疏，一時想不起來。

^① 粃粘是昌濰地區農民吃的一種食物，是用高粱面或小米面做的，有的地方叫“窩窩頭”。

“你忘了嗎？就是那个养着一条大狗的老头子，你在这里的时候，他担任村支部的組織委員。”

噢！我想起來了：

“不就是那个外号叫老水牛的老漢嗎？”

“是他。”老章兆的声音很低。話語里有一种不安的声音。剛才談到生活时的那股兴奋情緒忽然沒有了。

“他現在怎么样？”

老章兆沒有回答，眼睛在呆呆地凝視着碧澄澄的河水出神。我不禁詫异起來了，回头看看小宝，小宝也忽地轉过头去，就在他一轉头的时候，我看見他的眼睛下面，有一道亮晶晶的东西迎着月光一閃。我更疑惑了。

“老伙計，你快說呀！”我着急地催促起來了。

老章兆还是不作声，好象有一塊什么东西哽在他的喉头。他大声地咳嗽了兩下，就拿起烟袋，狠狠地吸起烟來。帶着苦味的白烟，一大股一大股的从他的耳边向着天空飄去。

我等待着。

他抽完了一袋，又裝上一袋，抽完了一袋，又裝上一袋，好久都不停止。

一种不祥的感觉，沉重地压上了我的心头。

就在这深沉寂靜的空間里，老水牛爺爺的影子，出現在我底面前了：一副古銅色的臉孔上，鑲着一双亮光閃閃的眼睛，尖尖的下巴上，飄拂着一部蒼白的絡腮大胡鬚。高高的个子，寬寬的肩膀，說起話來，声音象洪鐘一样的响亮，走起路來，地皮都踏得一忽閃地。一只黃毛大狗，老是跟在他的后面，和他寸步不离。——这就是我从前初到隅庄时老水牛爺爺給我的印象。那时候，他在村中担任村支部組織委員，我就住在他的家里。他是一个單身漢，家里除去了他的名为“黃獅”的大狗之外，再沒有有什么別的活物了。他

从小受窮，討不起老婆，打了一輩子光棍，也許是由于長时期的独身生活的原因吧？他非常酷愛养狗。他的黃獅，被他訓練的簡直就人性化了，他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他走到哪里，它就跟他到哪里。記得我住到他家里的第一天，黃獅和我不熟悉，堵着門口直朝着我叫，不讓我進門。老水牛親昵地拍着它的頭說：

“瞎汪汪什么？把朋友領進來！”

黃獅果然就听話的搖搖尾巴，咬着我的衣襟，把我領到屋里去。很快地，我就变成这个冷落的家庭中的一員了。主人和黃獅，都成了我的好朋友。

起初的时候，“老水牛”这个奇怪的名字，使我不解，我問他：

“为什么都叫你老水牛？”

他只微微一笑，說：

“尽是他們年輕的人瞎胡鬧！”

看样子，对于这个綽号，他并没有什么反感。日子長了，我也就慢慢地知道这个名字的來歷了。原來这名字包含着兩個意思：第一，他会鳧水，而且鳧得特別出色。虽然濰河沿岸不論男女絕大部分都会鳧水，可是真正能够赶得上他的人，却找不到几个。夏天，濰河里漲大水的时候，不管怎样的大風大浪，他能双手擎着衣服，在一里多寬的河面上，走上一个來回。衣服一点也湿不着。高兴的时候，他用一撮青草把耳朵一塞，一个猛子扎到河底，象一只梭魚似的，出溜出溜地一口气鑽到对岸。第二，他的脾气很怪，真象牛一样。平日話語不多，輕易不見他張嘴。可他总是喜欢帮助別人，他人大力大，干活迅速，街坊上哪一个孤苦的老婆婆家里沒有水了，只要喊他一声，他就会立刻跑來，笑咪咪地拿起担杖，一口气給挑滿了缸。哪一个小孩背着草或者是拿着什么別的东西在路上走不动了，只要他看見了，就会把大手一伸，一声不响地替他們背上，有时候高兴了，竟連小孩子也一起背了起來。在这种时候，

他永远是那么笑咪咪地，全身心都沉浸在愉快中。可是，要是誰过意不去，当着他的面說一些感謝的話的时候，他就会把眉头一皱大手一挥轉身就走。誰要是趁过年过節的当兒送一点鷄蛋、油餅之类的东西去給他打人情的时候，他就会生气地連人帶东西都推出門外去。日子長了，大家都摸熟了他的脾气，也就不再去惹他不高兴了。誰家有了什么事，就象使喚自己家里的人一样，随时地去叫他帮忙。——这样，这个老水牛的名字，就給他叫开了。又因为他

在村中的輩份最大，所以都称他“老水牛爺爺”。

昌灘地区解放以后，他当上了村干部，群众对他的信賴就更大了。一点小事都希望听听他的意見，兩口子吵架，也去找他評判評判。他呢，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找到他身上，沒有不尽力去办的。由于工作多，睡眠少，一双眼睛，老是熬得紅紅的，象个爛桃子一样，可是他总是默默不响地干，干。他真象一只牛，給他一千斤他拉着，給他一万斤他也拖着，他永远是那么默默無声地負着重担，頑强地前進着。好象先天賦与他那副强壯的体格，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所有的人类。

那一年秋天，国民党匪軍开始了向膠东解放区的進攻，侵陷了昌灘平原。我們成立了武工隊，在处在敌人的后方的隅庄一帶坚持对敌斗争。老水牛爺爺也参加了武工隊，和我們一起在灘河岸上打游击。有一天，他奉命和本村有一个叫韋忠的民兵，夜晚插回隅庄去偵探敌情，不幸被敌人捉住了。匪徒們把他吊在梁头上，用香火燒，用辣椒水灌，逼他供出我們武工隊的住址和行动意圖來。老水牛被折磨得昏迷过好几次，可是他緊咬着牙关，一句話都不說。敌人气極了，把他的門牙一顆顆地敲掉，他扑的一声，連牙齒帶血水一起噴到了敌人的臉上，还是什么都不說。敌人沒有办法，就去拷問韋忠。这个熊家伙，挨了还不到兩棒子，就什么都說出來了。匪徒們一听，立刻慌張起來了。因為他們知道了我們武工隊

就在他們附近的果樹林子里，而且下半夜就要來襲擊他們。他們顧不得再拷問了，一面火速調動隊伍去包圍我們的武工隊，一面又派了兩個匪徒把老水牛和韋忠向城里解送。在當時，被解送的人并不知道他們要被送到哪里去，还以为是要拉出去槍斃呢！也不知是因為害怕呢，還是因為良心上受到了責備，在走出匪鄉隊部門口的时候，韋忠哭喪着臉畏畏縮縮地叫了一聲：“老水牛爺爺。”

老水牛連看也沒有看他，揚着头挺着胸氣昂昂地在前面走了。他們走出了村頭，一直的上了煙灘公路，又順着公路直往西走，在這時候，他們才知道是要往城里解。韋忠高興起來了，緊趕几步走到老水牛身邊，小聲的說：“老水牛爺爺，看樣子咱們是死不了啦。”

老水牛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緊閉着的嘴唇里，迸出了一聲：“給我滾！”

韋忠象挨了一鞭子似的，把頭向肩胛里縮了一縮。

一會兒，他們走上了濰河大橋。這時候，夏汛雖已過去了，濰河里仍然泛濫着汹涌的秋天的洪水。那一夜，有風，滿河都翻滾着白花花的浪花。這時候，月亮被一片不大的白雲罩住了，河面上灰蒙蒙的，象隱在迷離的煙霧里一樣。

一上橋，匪兵們就提高了警惕，他們把背在肩上的槍取下來，端在手里，緊緊地跟在他們的身後。走到橋中間的時候，老水牛回頭看了一看，韋忠在後面離他還有三、四步遠，他輕輕地叫了一聲：“韋忠，你來。”

韋忠緊走几步，靠到老水牛身邊伸着脖子問道：

“咋？你叫我……？”

一句話還沒說完，老水牛就把膀子一晃，嘴里罵了一聲：“我日你娘！”

撲通一聲，韋忠掉到河里去了。

匪兵們還沒有從震驚中清醒過來，老水牛就把腳一蹶，撲通一

声跳進河里去了。

桥上的槍响了。子彈象雨点似的，劈劈拍拍地落進了河里，激起了一朵朵白色的水花。……

老水牛扎到水底下，掙断了身上的繩子，又浮上來找到了韋忠，这家伙还没有死，嘴一張一張地正在喝水呢！老水牛把兩只大手对着他的脖子用力地一抹，刺的一声，韋忠的舌头和眼珠子都鼓出來了。他憎惡地把尸首向水面上一推，就在这个时候，一顆流彈打中了他的右臂，一陣火燒火燎的痛楚，血咕嘟嘟地冒出來了。他咬着牙，重又潛入了水底，忍着刺心的疼痛，向着下游的岸边鳧去。……

这一天晚上，我們在樹林子里，等了好久，不見老水牛和韋忠回來，大家都很詫异。就派偵察員進庄去偵察，一会儿，偵察員回來了，說：“老水牛和韋忠被捕了。”我們大家都非常着急，許多人都提意見馬上去營救他們，可是里面的情况沒摸清楚，又不好盲目行动。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樹林子外面放游动哨的便衣跑回來了，老远就喊：

“老水牛回來了！”

我們一回头，只見老水牛全身湿淋淋的，跌跌撞撞地跑過來，張大着沒有了牙齒的血淋淋的嘴，气喘吁吁地說：

“快，快，快反(轉)移，敌人要來否(包)圍了！”

話一說完，他就象撒了气似的，軟軟地倒下去了。

我們立刻集合起隊伍，抬着老水牛爺爺向东轉移，當我們走出二里多路的时候，后面林子里的槍声就响起來了。——敌人扑了空。

当天夜里，我們就派了几个人通过敌区把老水牛送上了野战医院。

一个多月以后，他回來了。他的嘴里，已經鑲上了一口白玉似的牙齒，說話不再露風了，“轉移”也不再說成“反移”了。可是，他

那只右臂，却从此成了殘廢。

——他就是这样的好老人，难道說这样的好同志，危險艱難的戰爭都熬過來了，在和平幸福的生活中還會遇到什麼不幸嗎？於是，我又一次地催促老韋兆：

“老伙計，你快說吧！老水牛爺爺到底怎麼樣了？”

似乎是借着煙的力量，暫時地支持住了內心的痛苦，老韋兆把煙鍋在船板上巴巴地磕了兩下，嘆了口氣說：

“他死啦！”

啊！我底可怕的預感終於証實了！象在三九寒冬潑來了一瓢冷水，我得得地打起寒顫來了。

“怎、怎麼死的？”

“唉！”老韋兆又嘆了一口氣。“說起來嗎，真叫人心里難受。去年夏天，雨水特別勤，一入伏，雨就接接連連不斷地下。山里下來的洪水，一場接着一場，二道河都灌滿了。那時候，老水牛擔任村支部書記兼防汛大隊的中隊長，帶着人不分日夜地在堤上防汛。一連一個多月，他沒有好好地睡一覺，吃飯也是飢一頓飽一頓的。到情況緊急了的時候，他簡直就什麼也顧不得了，整日整夜地帶着他的黃獅在堤上巡邏、指揮。實在是瞌睡不過了的時候，他就把蓑衣在堤坡上一鋪，閉一閉眼睛。誰的身子也不是鉄打的，幾天以後，他就病倒了。直屙肚子，直屙肚子，屙得兩只眼睛也凹下去了。可是他還是在堤上。我那時擔任村長，看到他那個樣子，心里實在過意不去。你知道，我和他是光着腚的時候就相好的朋友，沒有說不着的話，我就勸他說：

“‘老伙計，你還是回去休息休息吧。這樣是不行啊！’

“他不但不聽我的話，反把大手一掄，火刺刺地說：‘管我的閑事干什么？你自己沒事干啦？’

“我倒沒生他的氣，我知道他就是那麼個脾氣：頂討厭人家可

憐他。

“这一天，天放晴了。河里的水也漸漸地看落了。

“堤上的人都回家去了。老水牛也一跌一晃地回去了。

“我想：好，今夜里大家都可睡个安穩覺吧！

“哪知道天傍黑的时候，縣防汛指揮部又來了通知說：昨天夜里，河上游下了大雨，今天夜間九点鐘左右，有四千个流量的大水下來，叫我們立即做防汛准备。

“我拿着通知心里为难了：告不告訴老水牛呢？不告訴他吧？四千个流量的大水这几年还没有过一次呢！这样緊急的情况，不告訴他怎么能行呢？告訴他吧？他病到那个样子，真叫人心里不忍。最后，我决定还是不告訴他。所有的工作由我來替他去做。于是我來了一个緊急集合，把防汛隊員都召集起來上了堤，又去檢查那一段險工。你知道，咱們庄西头的那一段堤，因为全是沙的，每次大水过了以后总是要重新修理的。我檢查了以后，就决定重新打樁挂柳^①。

“那时候，太陽已經嗑着河西岸的樹梢，离大水下來的時間已經不远了，要趕緊的突击哩！

“可是，一說起挂柳，大家伙都不吭气了。

“老孙同志，你是知道的，挂柳要用樹才行。可是咱們隔庄哪有別的樹呢？有的全是果樹，而那个时候，梨、山楂、蘋果又都快熟了，砍倒了一棵，少說也糟蹋一、二十万。庄稼人拿着这一、二十万錢比命还貴重哩。再說那年春天，上級花了很多錢動員了五、六万民工，把大堤加修了一次，几場水下來沒出过事，老百姓也都有些麻痹思想了。所以一听说挂柳，都不高兴，怕糟蹋自己的樹。叫这

① “打樁挂柳”就是在河堤上打下些木樁子，樁子上再挂上一些樹枝子，这样可以保护堤壩，免遭洪水冲刷。

个去砍这个不动，叫那个去砍那个不听，真把我难坏了。又不兴强迫，说服吧？咱的嘴笨的象棉裤腰一样，也说不服人家；带头吧？我自己又没有一棵树。这可怎么好呢？我愁得直挠头。正在这时候，老水牛来了。这个老家伙，也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今夜要下来大水的消息，气呼呼地爬上堤来，大胡子一抖一抖地冲着我就骂：

“‘老章兆你这个老混蛋！’

“我笑了。就说：‘你快走吧，这儿用不着你！’

“他更火了，把眼一瞪：‘你少和我耍熊！’

“我说：‘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认识好人。我是可怜你有病。’

“‘我不用你可怜，你光可怜我一个人就行啦？……’

“看样子他还要骂我，可是一回头，看到大家的那种闷闷不乐的样子，就顾不得骂我了。抓着我的胳膊说：

“‘怎么回事？’

“我把刚才的情形告诉了他。他问：‘要用多少棵树？’

“‘二、三十棵。’

“‘那好办！’他把大手一抡说：‘来吧，伙计们，跟我走！’

“我奇怪了：‘上哪去？’

“‘哎！你们只管跟着我走好了！’

“好，我们就跟着他走了。走来走去，走到了他的园子里。他拿起斧头朝着一棵很大的苹果树就砍，一面招呼我们：

“‘快动手砍吧，二、三十棵总有，快！’

“大家伙一見这情况，都你看我，我看你，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哪一个好意思不砍自己的而去砍别人的呢？他火了，气冲冲地说：

“‘你们停着干什么？像打楞的鸡一样。大水马上就下来了，你们却不知道着急！快砍！’